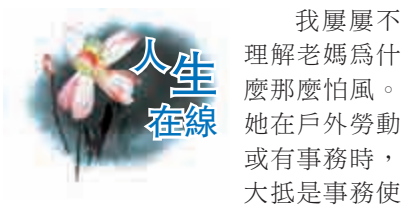


懂「風向」知「冷暖」

鄭少達



我屢屢不理解老媽為什麼那麼怕風。她在戶外勞動或有事務時，大抵是事務使她忘記了風的可怕與可惡，在滿頭大汗時，還是能感受到她對風的渴望。但一般情況下，較懶外出活動，她的理由或藉口就是怕風。

有時建議她到戶外走走，散散步，她一個勁搖頭：「沒事何必找事？風吹日曬，怪不舒服的，不如在家安坐或睡覺好。」

就是在家裏，她也喜歡把窗戶關得剩下一條小縫甚至關嚴窗戶，特別是秋冬兩季。她自己的房間姑且不說，每次到廚房做菜或上洗手間，她總要關窗。我跟她說明通風透氣的好處，她總說：「讓窗風直吹到頭上，整個頭酸麻酸麻的，不好。」我不解怎樣的酸麻。

我喜歡大開房間的窗和門，任風在房間裏暢通無阻，春夏兩季的愜意自不待說，秋風與冬風的爽酷，也是我所歡迎的。我一味認為，空氣通透，精神會更爽朗。人年輕，氣血足，頂得住風邪，也確實是爽朗；且在這種積極熱情的意識主導下，即使是凜冽刺骨的雪雨霜風的襲入，穿多一點衣服，蓋厚一點被子，也是能感受到爽快的。我自然不理解老媽的「弱不禁風」，還曾腹誹她僅是認識不足而對風過於敏感了。老媽每每關上洗手間的窗戶而忘了開啓時，我還要說她生活習慣不科學呢。

漸漸地，當我感到風直吹到頭上、臉上、脖子上、身上、臂上、腿上、腳上的不舒服時，我像老媽一樣不自覺地對風敏感起來了。我也比較在意窗戶和着衣穿襪的情況了。我終於感受到老媽的感受，明白人到了一定的歲數，自然而然便會有年輕時無法理解的感受。

風，真的是有邪氣的。尤其是當一個人的體能走下坡路的時候，風邪

就漸漸猖狂。恰如其分的及時的風，能使人神怡氣爽。但寒、濕、燥、暑、熱等外邪，多依附於風而入侵人體，若風太過、不及時，則隨時都可使人患病。因而中醫認為，風邪是外感病症的先導——「風為百病之長」，「風者，百病之始也」！

人們常把人生比作單程車，如今我卻忽然感到，人生更像風：雖四時各有主風向和冷暖度，卻時時飄忽而過，容不得人悠悠品味。我們可以跟風流轉，卻不能不時清楚風的方向與冷暖，清醒地選擇自己的行為方式，明確自己為與不為、什麼可為、什麼不可為以及為之的程度與方式。人在某個年齡階段而不知這個年齡階段的特徵，就如活在某個季節卻不知道這一季節的主風向與冷暖一般，是會迷亂自己的行止的。春暖花開時節，可以不理秋之蕭瑟冬之凋零，只管朝氣蓬勃地幹自己的事，「莫等閒，白了少年頭」，但也不能沒有秋之蕭瑟冬之凋零的思想準備。到了老氣橫秋時分，若還保有一顆童心，平平平和純樸無邪，是一種福分；有時「老夫聊發少年狂」一陣，或許也是一種情趣。但如果還時時意氣風發、憤世嫉俗、凡名凡利志在必得，還心浮氣躁，還不知「老之將至」或已至，那就不可理喻了。在這一傾向上，《論語》裏就有許多令人深思的告誡。比如「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等等。「尚能飯」的老廉頗，老驥伏櫪不服老忠貞報國的志氣固然可嘉，但終究「逆風」，會力不從心。

有一次，一位大我幾歲的親人感慨說，就在這一兩年裏，他突然感到自己心性安定了下來，好像一下子就明白了人生的況味，增加了一份做人的沉實感。我認為他是知「風向」的人。而我，自感受了老媽對風的感受後，也應該算得上是個懂「風向」知「冷暖」的人。

中了六合彩頭獎

鄭家豪



之前的個把星期，全城出現了同一個夢想，六合彩頭獎如果一注獨得，可獲一億五千萬，人人投入巨獎夢，本來是無財夢破，難得大家看得開，你中就中吧，下次再來，大方得體，參與一場開心遊戲。

「中了頭獎，我從未有過這麼多錢，叫我怎用啊！」近日到處聽到這樣話題，多的是越說越起勁，就像巨獎已落到手裏。

這可是不能說的事，財不可露眼，差不多每星期有兩位富翁產生，從來不知他們身份，幾十年出了不少幸運者，但很少聽到六合彩富翁的故事。

我僅知一人，說說與大家分享。這位女士生活於低下層，工作操勞，薪金僅能應付每月開支，在西區舊樓租住板間房，家人難得上一次茶樓。六合彩只買得起一張電腦票，碰運運氣，頭獎，真不敢想。

西環電車路有一幢十層高半新舊樓，頂樓是一家道堂，名字比較特別，以「六合」兩字起頭，恭奉道家，附近街坊都知道這家道堂。這正是這位女士故事的開始。

這天傍晚她放工回家的路上，順道入投注站買一張電腦票，沒有什麼感覺，循例做一件閒事，結果可不得了，只一張電腦票，全中六個號碼，她中頭獎啦！

狂喜過後，冷靜下來，盤算怎樣運用這筆巨款。買股票，她不懂，聽說一夜可輸去所有身家，她不想冒險，做些小生意吧，完全沒有經驗，她想幾百萬人獨是自己中獎，冥冥得到神的恩賜，今日有了條件要以心相報，當下決定開設道堂，吸收附近街坊上香敬祖，她就在西環電車路買了連天台單位，開設道堂，又在道堂之側設置靈位，售給街坊，經營近二十年，街坊善信衆多，香火鼎盛，一年舉辦多場道事，道堂以「六合」取名。我與道堂結緣，因我的油畫老師、一位國際知名的油畫家的靈位安放於此，每年我總有一次到道堂為我的油畫老師上香，獻

一束鮮花。再說另一個故事，我有一位朋友非常幸運，在千萬馬迷中，能夠從賽馬中受益，直接改善家人生活環境，在我朋友圈中只他一人。

上世紀七十年代賽馬還沒有三T，仔T是最高獎金彩池，派彩可達八萬至十七、八萬元。一次賽馬日他中大仔仔T，派彩高達十七萬元，朋友領過巨獎，與家人商議怎麼用，最後決定買樓，當時四百餘呎單位，不用十萬元，他選擇買下了在維多利亞公園附近一個較好的單位，面積七百餘呎，近景維園，遠景尖沙咀，步行五分鐘到維園，一家住進新屋，從此不須按月交租，有穩定工資，退休時拿一筆退休金，生活不愁，安享晚年，朋友知足而樂。

馬迷還記得一位大廈看更暴發的事，他幸運中兩次三T，累積財富二千多萬，一時成為新聞人物，富有之後，不務正業，豪賭成性，經常帶巨款「過大海」搏殺，把買來的物業輸光，打回原形。

史詩是怎麼煉成的

顏純鈞



憑長篇小說《白鹿原》在中國當代文學佔一席地的陳忠實前不久因病去世，新聞圖片上看到，有不少讀者自發出席了她的喪禮。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我服務的天地圖書出版了一系列內地有影響的長篇小說，當年文壇有「陝軍東征」現象，一批陝西作家幾乎同一時間推出重量級的長篇小說，那時我們先出版了賈平凹的《浮躁》和《廢都》，稍後又出版陳忠實的《白鹿原》和高建群的《最後一個匈奴》。

那是香港出版業的黃金時代，王蒙、張潔、王安憶、蘇童、莫言等等，一大批當代中國作家的作品得以在香港出版，使這些作家因此被香港讀者認識，王蒙、賈平凹、王安憶、蘇童等多次來香港參加活動，擔任大學駐校作家，不知道為什麼，陳忠實始終未踏足香港一步。我只模糊記得和他商談版權很順利，通過一兩次信，出版後給他寄樣書和版稅，此後就再沒有聯絡了。多年後我們出版陳忠實主編的一本書，向內地某出版社購買了版權，付給出版社版權費，可能出版社未通知陳忠實，也沒有與他分成，後來有一位陝西出版社的編輯寄信來，查問版稅的事，我回信向他解釋，此後也就沒有再提起了。

這件小事顯示陳忠實這種老派作家矜持的作風，按理他編的書在海外出版，關於版權的事應該先向內地出版社查詢，但或許他與編輯是朋友，那會顯得他有點計較。他也可以直接來問我們，但那樣或許也令他不安，因此後來就由一個與此無關的外人來查問，來信也沒有說明是受陳忠實所託，總之好像是不經意的一問，也就不經意的不了了之了。

我生性疏懶，與作者聯繫從來公事公辦，禮貌上本應該寫一封信向陳忠實說明，但當年得過且過，也沒有再跟進，從此與陳忠實再沒有聯絡，直至今日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才覺得對這位當代文學大家，還是過於怠慢了。

在我看來，《白鹿原》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座高峰，是極少數稱得上史詩的著作之一，以我有限的閱讀經驗，張煒的《古船》、莫言的《紅高粱》，都有史詩的氣魄。文學作品中的史詩，與篇幅長短、人物多寡無關，只與作品的歷史廣度和深度有關。中國的史詩幾乎都是農村題材，因為我們五千年以農立國，社會變遷扎到實處，都在農村。

陳忠實用兩年時間準備，用四年時間關起門來寫，他的《白鹿原》浸透了他的思想和才力，他把自己大部分的生活積累和深入思考，都投放到這部作品中。因為作品涉及的生活面、涉及的歷史事件太豐富，以至今日對於《白鹿原》的解讀，仍舊眾說紛紛，各家有各家的讀法。有人讀出性解放，有人讀出儒家，有人讀出法家，有人讀出民族性，有人讀出中國農村的宗法傳統。這便是史詩式長篇小說的一個典型特色，因為它們足夠豐富，不可以用一兩句話概括得清楚準確。

正如《紅樓夢》一樣，各種解讀都可以言之成理，但對普通讀者來說，真正吸引他們的，反倒是那些在作品中栩栩如生、各自有充沛生命力的人物，這些人物曲折的命運交織在一起，形成一幅巨大的圖卷，這幅圖卷舒展開來，就是我們斑斕喧囂、波瀾壯闊的歷史。

《白鹿原》寫我們苦難的歷史、堅忍的人民，寫我們深重的文化底蘊，也寫我們民族性的光輝和劣質。一切作為人的本質我們都有，一切社會變遷的質感也都浸透在漫長的磨難和短暫的歡愉之中。那些渺小的理想，因為一代代的追尋而匯聚成摧枯拉朽的力量，而千年歷史造就的頑強性情，也永遠像壁立千仞的牆堵在隔斷前進的路上。讀《白鹿原》，是在其中尋找

一下，但當年得過且過，也沒有再跟進，從此與陳忠實再沒有聯絡，直至今日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才覺得對這位當代文學大家，還是過於怠慢了。

在我看來，《白鹿原》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座高峰，是極少數稱得上史詩的著作之一，以我有限的閱讀經驗，張煒的《古船》、莫言的《紅高粱》，都有史詩的氣魄。文學作品中的史詩，與篇幅長短、人物多寡無關，只與作品的歷史廣度和深度有關。中國的史詩幾乎都是農村題材，因為我們五千年以農立國，社會變遷扎到實處，都在農村。

陳忠實用兩年時間準備，用四年時間關起門來寫，他的《白鹿原》浸透了他的思想和才力，他把自己大部分的生活積累和深入思考，都投放到這部作品中。因為作品涉及的生活面、涉及的歷史事件太豐富，以至今日對於《白鹿原》的解讀，仍舊眾說紛紛，各家有各家的讀法。有人讀出性解放，有人讀出儒家，有人讀出法家，有人讀出民族性，有人讀出中國農村的宗法傳統。這便是史詩式長篇小說的一個典型特色，因為它們足夠豐富，不可以用一兩句話概括得清楚準確。

正如《紅樓夢》一樣，各種解讀都可以言之成理，但對普通讀者來說，真正吸引他們的，反倒是那些在作品中栩栩如生、各自有充沛生命力的人物，這些人物曲折的命運交織在一起，形成一幅巨大的圖卷，這幅圖卷舒展開來，就是我們斑斕喧囂、波瀾壯闊的歷史。

《白鹿原》寫我們苦難的歷史、堅忍的人民，寫我們深重的文化底蘊，也寫我們民族性的光輝和劣質。一切作為人的本質我們都有，一切社會變遷的質感也都浸透在漫長的磨難和短暫的歡愉之中。那些渺小的理想，因為一代代的追尋而匯聚成摧枯拉朽的力量，而千年歷史造就的頑強性情，也永遠像壁立千仞的牆堵在隔斷前進的路上。讀《白鹿原》，是在其中尋找



▲陳忠實的《白鹿原》是中國當代極少數稱得上史詩的著作之一 網絡圖片

我們自己的心影，在某一個人物身上，有我們的性情和慾望，在某一個細節裏，有我們的憂樂和算計，戰爭和災情摧折我們的理想，而不死的心志又將重燃微弱的生命之光。

史詩就是這樣煉成的，它是作者豐厚的生活積累和生命感悟，借一些可變復可憎、可歌又可泣的人物群象，鑄造一座可以傳之久遠的豐碑。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一位台灣著名作家的演講中，我曾提過一個幼稚的問題，我說中國大陸的文學正在復甦，那麼需要多少時間，才能達到台灣現代文學的高度？那位作家略作沉吟後答道：恐怕沒有二十年不行。現在看來，那個答案似乎太悲觀了一點，大約十年後，陳忠實就拿出《白鹿原》這樣的文學史詩，而即使是台灣當代文學，可以與《白鹿原》比肩的作品，在我看來，恐怕一部都沒有。

媽祖封號之神格淺談

許根生



媽祖海洋文化是中國海洋文化的核心組成部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決議稱媽祖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航海保護神」。

千百年來，歷代王朝褒封媽祖的六十六字封號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福佑群生誠感咸孚顯神贊順垂慈篤佑安瀾利運澤覃海宇恬波宣惠導衍衍慶靖洋錫祉恩周德溥衛漕保泰振武綏疆嘉佑敷仁天后」，它集中、濃縮地彰顯出古代社會對其功績的肯定與褒獎。其中「仁」、「佑」二字，重複以突出強調之。

媽祖封號的中心詞乃「天后」一詞，也是其所有封號之最高昇華與至高無上者。《說文解字》曰：「天，顛也，至高無上。」《春秋繁露·郊語》稱：「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對「天」的崇拜，可謂儒道二者之交集。而「天后」又是道教神名，常與「聖母」並稱。

媽祖封號以「護國庇民」打頭，洋溢着濃重的儒家色彩。此四字作為總綱，讚頌了媽祖保護國家、庇佑黎民的功績，集中反映了千百年來百姓祈求媽祖庇佑中華「國泰民安、風調雨順」的美好願景。從媽祖的神跡故事看，主要有禱雨濟民、聖泉救疫、祛涼救旱、拯飢濟溺、驅鬼降魔、振武綏疆、剿寇平倭、護漕助戰、佑使封舟、託夢除奸等等。

明成祖永樂七年，媽祖以庇佑鄭和下西洋船隊，加封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弘仁普濟乃弘揚大愛仁慈、廣濟蒼生，體現出儒家宣導之仁孝悌，「仁者愛人」、「達則兼濟天下」的博大襟懷。

作為最高海神之媽祖，其封號中大都與水相關聯。諸如「弘仁普濟」、「顯神贊順」、「安瀾利運、澤覃海宇、恬波宣惠、導衍衍慶、靖洋錫祉」、「衛漕保泰」等等。就以康熙二十三年褒封天后為例，康熙《諭祭天后文》曰：「比者，慮窮島之未平，命大師之致討。時方憂旱，井澤為枯，神實降祥，泉源驟湧。因之車聲雷動，直搗荒陬。艦陣風行，竟絕巨險。靈旗下颺，助成破竹之功。陰甲排空，遂壯橫戈之勢。至於中山殊域

，冊使遙臨，伏波不興，片帆飛渡。」神跡故事有《井泉濟師》、《助風退寇》、《澎湖助戰》、《引舟入澳》等，均與莆田海域有關。尤其令人感動的是《澎湖助戰》寫道：「是日方進戰之頃，平海鄉人，入天妃宮，咸見天妃衣袍透濕，其左右二神將兩手起泡。」媽祖身先士卒、全力以赴的形象栩栩如生，躍然紙上！

媽祖封號之中，「妙靈昭應、福佑群生、誠感咸孚、垂慈篤佑、嘉佑敷仁」都頗含道家意味，體現道家之天人感應理念。「妙靈」意為「神奇靈驗」，「昭應」意為彰明應驗。此封號讚頌媽祖的神聖靈驗。明代由皇帝欽定媽祖為道教神，許多媽祖廟歸入道觀，由道士主持。

道家一向崇尚紫色，因此媽祖誕降時「遍地土盡紫」。民間傳說林默（媽祖）誕生直到滿月，從未啼哭過，因而取名「默」；其實還有更深一層的意思。《易經》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十三歲時，有老道士玄通登門授妃玄微秘法。十六歲，窺井得符，遂靈通變化，為「里中巫」、「平生不厭混巫媼」。她常駕雲飛渡大海，號眾曰「通賢靈女」。她會為「莆田縣尹闖家」治病：「取菖蒲九節，並書符咒，令貼病者門首，煎蒲飲之，病者立瘥。尹喜再生之賜，舉家造門拜謝。自此神姑名徹寰宇矣。」越十三載，道成，別家人到瀕洲嶼，白日飛升。

媽祖典籍中的釋家因素也很明顯。首先，是媽祖父母到賢良港接水亭拜觀音求子。明刊本《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天妃娘娘》曰：「妃，林姓，舊在興化路寧海鎮，即莆田縣姓八十里濱海瀕洲地也。母陳氏嘗夢南海觀音與以優鉢花，吞之，已而孕十四月，始免身得妃。」還有傳說乾乾就說媽祖「即普陀大士(觀音菩薩)之千億化身」，媽祖「十歲餘，喜淨几焚香，誦經禮佛，且暮未嘗懈怠」。

千百年來，媽祖封號閃耀着儒道釋之靈光神氣，日益深入人心，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媽祖神格形象的不確定性，非但不是短板，而是一種優勢。它有利於在不同國度、不同文化背景下，有效拉近信眾之間彼此的心理距離，使大家建立互信和共識，感受其博大的普世情懷。

馬識途文如其人

冀北仁



對於百歲老人馬識途，文學界乃至整個文化圈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即使未曾謀面，其名也是如雷貫耳。他創作的《夜譚十記》蜚聲文壇，根據其中《盜官記》拍攝的電影《讓子彈飛》更是家喻戶曉。在電影首映禮上，九十六歲高齡的馬識途創作一首詩贈予姜文：「子彈飛來呈異彩，街頭巷尾說姜文。芙蓉鎮裏顯頭角，紐約蝸居錫鐵魂。連快明星添大氣，多嬌麗娘過清芬。層樓更上謀新片，藝苑何人不識君。」

在文學之外，馬識途也是一位書法大家。據網上資料介紹，馬識途自幼學習書法，積八十年之功研習翰墨丹青，自成風格，尤以各體隸書最具特色。

馬識途作為書法家，他沒有功利心，他創作書法不是為了金錢，有的卻是公益心和人格寫照。二〇〇四年，馬識途在九十高齡時舉辦了個人書法作品展，書法展所得收入全部委託主辦方代為捐給貧困大學生。二〇一四年一月，「馬識途百歲書法展」共賣出二百三十餘萬元，全部作為獎學金捐贈給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設立「馬識途文學獎」，每年利息用以資助熱愛文學、追逐夢想、品學兼優的大學生。馬老的書法作品「神采靈動，風格俊逸



▲馬識途所書「何畏風波生墨海，敢驅雷霆上毫顛」對聯 作者供圖